

16 位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死亡看法

訪談匯報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陳永浩博士 研究主任（義務）
招雋寧先生 高級研究員

引言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於 2018 年進行「16 位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死亡看法」訪談，希望透過是次訪談，疏理受訪者對於他人臨終及自己生命終結的想法，歸納資料後，讓關注長者安老、喪殯事務、臨終寧養等業界工作者、社工及教牧同工等可作參考。

與自己的對話

基督徒都讀過那盤古初開的情境：阿當領受上帝吩咐，若他吃了那不可吃的果子那天，他必定死亡。那刻，阿當未曾經歷過自己的死亡，更沒有體驗過其他人的死亡，他那時到底能否理解死為何物？假設上帝說得出，阿當又能明白，那至少他能理解到，死亡是一切美好事物——肉眼可見的奇妙軀體、彷彿禮物般的世間萬物、與人配合出產食物的土地等——的反義。

阿當對死亡的理解或許是個技術性的神學問題。對每一個歷史中的人來說，死亡都是有血有肉的現實。人總有一死。正在閱讀本報告的你，對死亡的體會如何，我們說不準，只希望你能藉著閱讀本報告，與自己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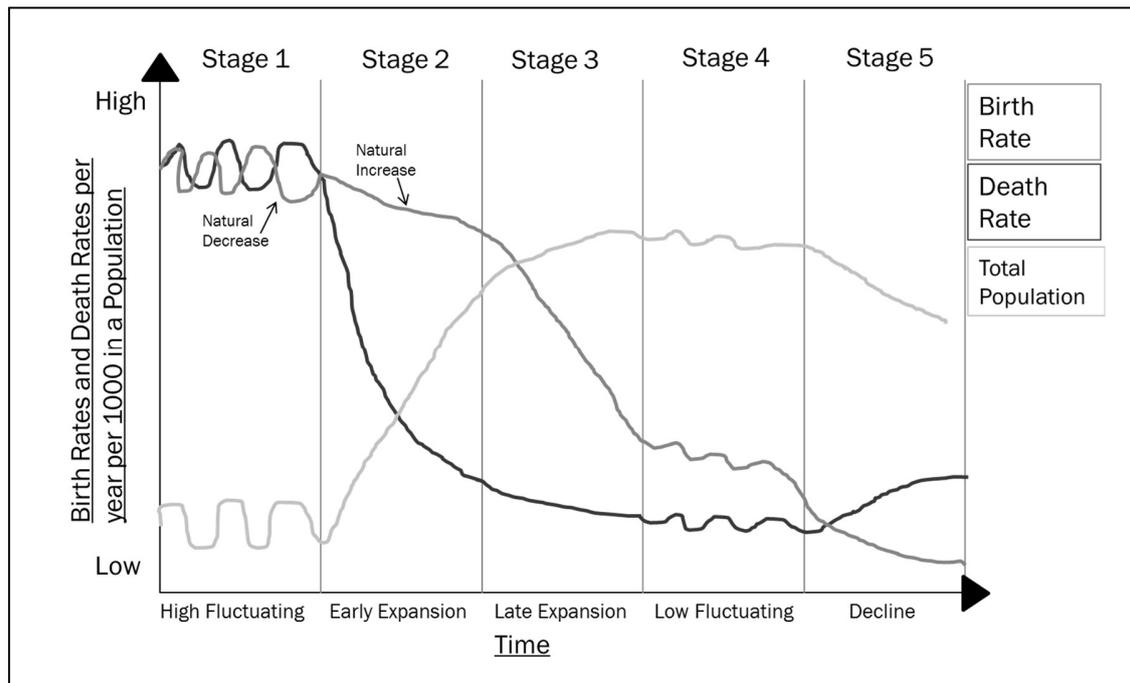
報告記述了 16 名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於死亡的想法和感受，透過整理錯縱複雜的想法，讓你以他們的經歷作為切入點，與你自身的固有經驗對話。盼望你對文字有所共鳴，注意你既有的想法與他們的異同，或對死亡有些新的認知，或許改變你某個決定。

為何是嬰兒潮

是次訪談以香港的嬰兒潮出生者作為對象，是基於下列原因：

- 一、從年齡方面考慮，嬰兒潮出生者經歷了二戰後社會的歲月，年齡介乎 52 至 72 歲之間，現正踏入人生中、老年時期。相對於較年輕的世代，如何面對死亡與離世是這一代人要思考，較為「埋身」的課題。
- 二、嬰兒潮一代所經歷的死亡體驗，在人口學中是獨特的。嬰兒潮出生者的上一代大多曾經歷動盪或是戰爭歲月，加上社會經濟、醫學等尚未完善，他們一代出生率既高的同時，死亡率和非自然死亡率（如幼年夭折、壯年病死，或是死於意外、戰爭等）同樣亦是十分的高：這在人口過渡理論中(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¹ 屬於「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第一階段（圖一）。即是說，相對嬰兒潮人口，他們的上一輩很多時連「如何思想死亡是怎樣一回事」也未有預備就已經離世了。
- 三、相對上一代而言，嬰兒潮一代經歷高出生率，死亡率由高變低的第二階段，現在則處於出生率由高變低、死亡率亦維持低水平的第三階段，以及出生率及死亡率均偏低的第四階段。就生命歷程而言，相對於上一代，他們自己年紀變老、等待死亡的過程都變得相當漫長。死亡對他們來說是可預期的，少有突然的情況。嬰兒潮一代從而有更多時間思考和安排自己的後事。
- 四、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戰後社會持續發展，使嬰兒潮一代受惠於社會各樣的進步。例如在醫學上，以前面對老年或無藥可救的疾病，往往只能放棄或是聽天由命。但今天的醫療發展一日千里，即使踏入老年或是遇上頑疾時，嬰兒潮一代可由積極的老人護理，到疾病治療、寧養護理，以至紓緩治療等多種方式中作出選擇。而以往很多忌諱的課題現在都有較多討論的空間。對於死亡與存活意義的課題，嬰兒潮一代有更多思想和準備的空間。
- 五、最後，嬰兒潮一代有較高的經濟和執行能力。嬰兒潮一代出生於 1946 至 1966，乘著經濟發展與起飛，大多數人都受惠於相對穩定的戰後時期，能在較好的環境成長。整體而言，嬰兒潮一代經濟較為健全，做事有計劃相當實幹。他們大多擁有及重視家庭（即不只著重自己感受，也會顧及家人），學識良好，也懂得享受和消費。以上種種，使他們對臨終的看法會有更多的體會和計劃，未雨綢繆。

¹ 人口過渡理論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最初由美國人口學家 Warren Thompson 於 1929 年提出，後來成為了研究社會人口變化的一個重要工具。然而這理論的制訂，著重於「出生率」及「死亡率」的變化，較少留意人口遷移的因素。這對於解釋外向形社會（如：香港）的人口變化情況存在一些盲點。



圖一：² 人口過渡理論圖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這個理論以「出生率」與「死亡率」的高低變化演算出總人口的增長，年齡階層的變化等現象。而不同年代的「人口金字塔」統計圖，則能反映這理論對人口發展作出預測的效果。³ 香港戰後出生人口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是跟隨著圖中第二階段的「高出生率、死亡率由高變低」到第三階段的「出生率由高變低、死亡率維持低水平」的發展情況。

相對於前述的嬰兒潮一代，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接連經歷了中國內戰及韓戰。大陸動盪的政局促使大批內地人口為躲避戰爭及共產政權而湧入香港（當時最普遍是偷渡來港），觸發了香港的戰後嬰兒潮。與歐西等地嬰兒潮相異的是，香港嬰兒潮一代的人口增長，除了是因為高出生率及持續下降的死亡率，同時也是因為移民潮。這使得香港嬰兒潮一代對自身、家人的憂患意識比他們的下一代來得強。⁴ 而受惠於更高程度的教育、相對充裕的經濟環境，以及醫療衛生條件持續改善、

² Max Roser and Esteban Ortiz-Ospina, "World Population Growth," *OurWorldInData.org*, last modified April, 2017, <https://ourworldindata.org/world-population-growth>.

³ 見註 1。

⁴ 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7）。呂氏指出，20 世紀香港社會的第一代人，是出生於戰前的老人家，他們大多經歷過動盪歲月，甚至是受過戰爭的洗禮；而出生於 1946 至 1965 年間「戰後嬰兒潮」，則是香港第二代人，他們經歷了香港社會戰後的飛躍時期，是現今社會經濟的主力。相對於西方世界的「X 世代」，則是第三代人（生於 1966 至 1975 年）在

嬰兒夭折率極低、人均壽命長（表一，事實上，香港人均壽命已經超越了傳統長壽大國日本，成為全球人均壽命最長的地區）等因素，相對他們的戰前或戰時上一代，嬰兒潮一代有更多空間處理自己的晚年生活及離世的安排。

表一：香港人平均預期壽命⁵

1981 年		2017 年	
男 72.3 歲	女 78.5 歲	男 81.7 歲	女 87.7 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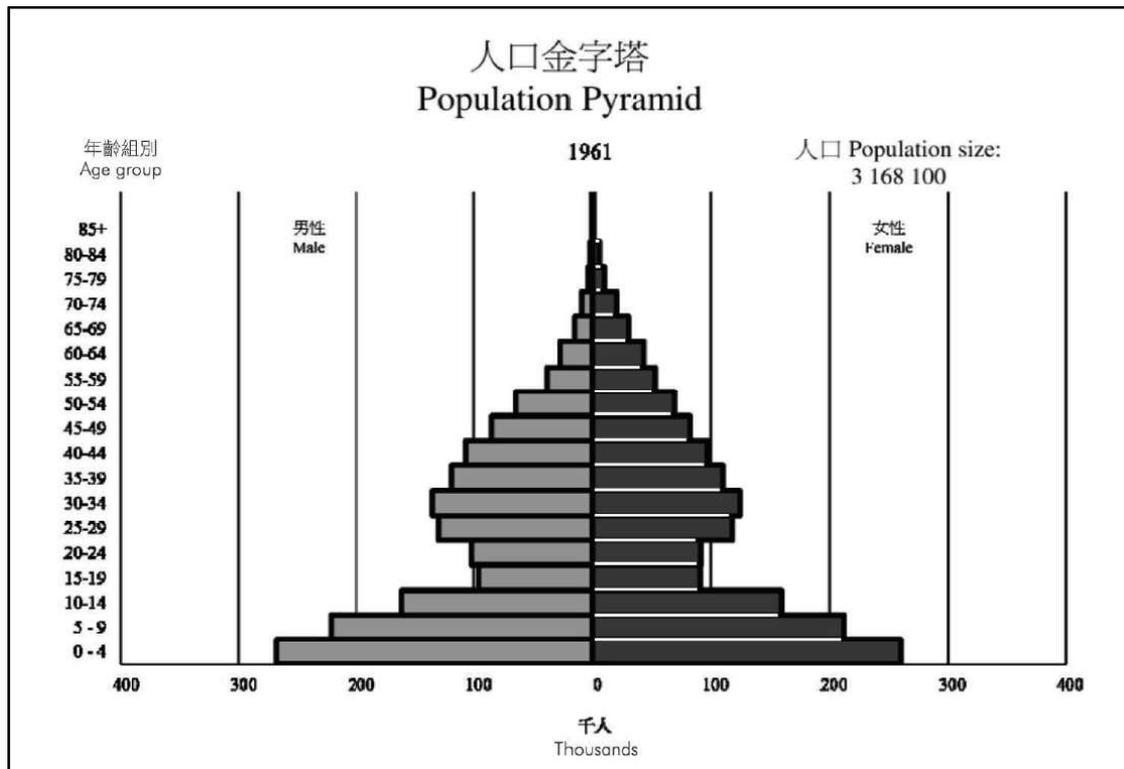
除了因緣際會的因素外，一個人的生涯規劃難免要顧及不同群體（如家人、親屬、朋友等）的情況。按人口學的概念具經濟和工作能力的成年人，作為家中或群體的支柱角色，會負起撫養未能自立或已經年老不能照顧自己的個體，即「撫養人口」。將之化成統計數字後，就成了人口總撫養比率（Overall Dependency Ratio, ODR）：即是 15 歲以下和 65 歲及以上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 15 至 64 歲人口的比率。

戰後香港的人口結構，按人口過渡理論，是從動盪、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的第一階段過渡至人口高速成長的第二階段。由 1961 年香港的人口金字塔圖表來看（圖二），這個階段的人口（即嬰兒潮出生人口）成了人口的主力。而他們的上一代（即戰前或戰時出生的一代）就負起撫養嬰兒潮一代的責任。⁶

西方社會，X 世代被形容為「迷失的一代」，備受他們的上一代影響和限制。第四代則是現在剛出身工作的一代（生於 1976 至 1990 年），以及可以繼續劃分的「第五代」人的發展。

⁵ 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數字一覽》（2018 年編訂）（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8）。而日本厚生勞動省 2016 年數據顯示，日本女性平均壽命為 87.05 歲、男性為 80.79 歲，兩者皆被香港超越。見〈香港人最長壽 男女平均壽命勝日本 女性平均 87.3 歲冠全球〉，《香港 01》，2016 年 7 月 28 日，網址：<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34011/香港人最長壽-男女平均壽命勝日本-女性平均 87-3 歲冠全球>，最後參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⁶ 何永煊：〈香港人口趨勢及香港人口政策〉，2014 年 2 月，網址：http://www.ideascentre.hk/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4/02/HKIC2014-Feb-6-talkF.HOpdf_.pdf，最後參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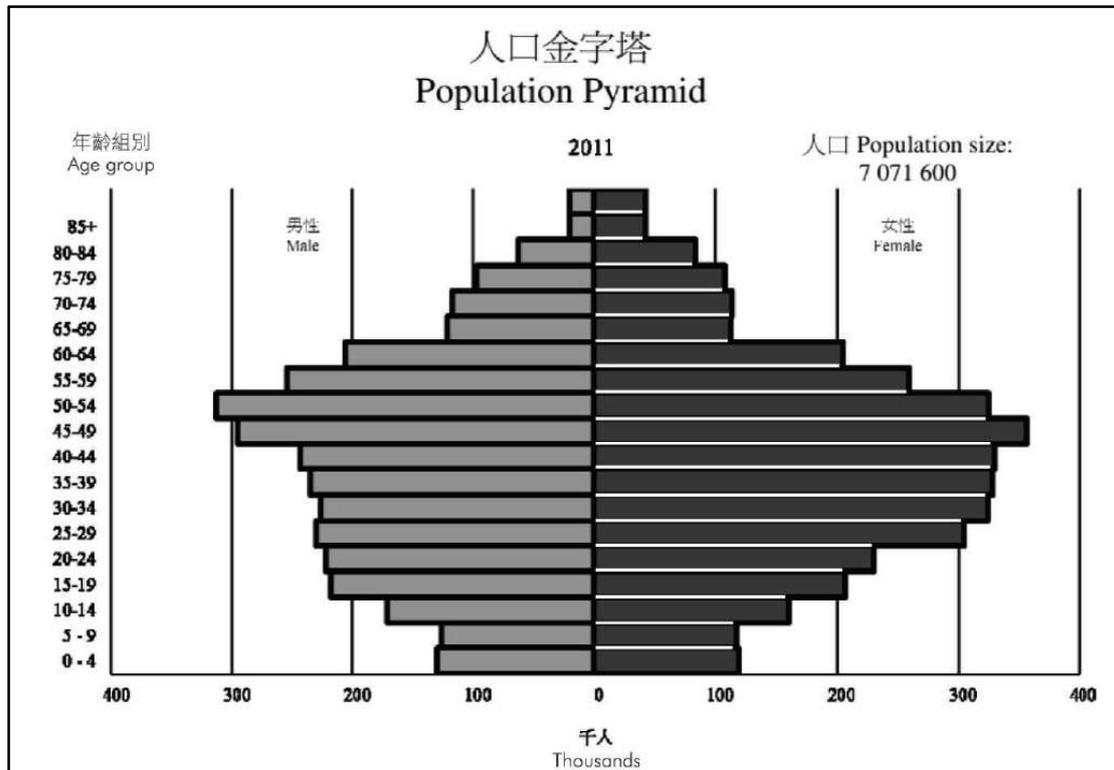


圖二：香港人口金字塔（1961年）⁷

踏入 21 世紀，隨著醫療、生活改善和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香港人口的出生率持續下降。這與 60 年代的高速人口增長模式不盡相同。嬰兒潮一代也從幼年人口變成了中、老年階段（50-70 歲），位於人口金字塔的中層（圖三）。

事實上，香港嬰兒潮一代長時間面對龐大的撫養人口壓力。戰前或戰時出生的一代只需撫養嬰兒潮的一代；但嬰兒潮的一代除了要照顧自己的生活外，也要撫養照顧上一代及下一代。同一時間，因著現今社會的「少子化」情況，嬰兒潮後的人口總數（即第三、四代香港人）比他們顯著地少。隨著人口增長率持續減少（這符合人口過渡理論中由第二階段進入低速成長，甚或人口老化的第三、四階段的情況），就算加上新來港人士的因素，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仍然很明顯。同一時間，因著社會經濟的形勢，現在的年輕一代經濟（甚至生活）自理能力比較弱，他們需要上一代的支援（如「成功靠父幹」般，要父輩儲錢作供樓首期，否則年輕一代根本難以有足夠資金「上車」）。結果，嬰兒潮一代除了「上有高堂」需要照顧，「有兒有女，長憂九十九」的情況亦十分普遍。從人口結構來看，在面對年老和臨終時，嬰兒潮一代從他們下一代能得到的支援和幫助，一定比他們照顧的戰前一代少。這意味著他們必需「自己好好照顧自己」，對自己年老、臨終等事情得多作計劃和打算。

⁷ 同上。



圖三：香港人口金字塔（2011年）⁸

總括而言，香港嬰兒潮世代經歷了至親的離世後，自己亦步向退休及晚年。相對於他們的父輩，他們的學歷較高，又交疊了華人傳統與西方文化，因而對喪葬後事的觀念或有轉變。

喪葬用地短缺是不爭的現實。不論是輪候骨灰龕還是骨穴，都要排隊，要蝸居。這都迫使在生者思考，如何準備自己的後事。甚或要想出新方式，如撒灰到公園、大海等等，這都需要開放地談論死亡，才有可能妥善溝通和安排。嬰兒潮者的生涯已走到介乎 52 至 72 歲，踏入中、老年。相對於較年青的人，他們一方面更大機會經歷至親的離逝，另一方預計自己離死亡亦不遠。以上種種因素，使嬰兒潮者有更大動機思想死亡，了解同代者的死亡觀點，使之成為訪談的合適對象。

死亡的點、線和面

何謂死亡？為免弄得太複雜，我們嘗試在此為這次訪談中論到的死亡下個簡短的定義。

⁸ 見註 6。

死亡，就是肉體生命的終結——因著肉體消逝而失去自我意識、失去自主抉擇和感知的能力、失去以身體維繫關係的可能。

人都假定了肉體的死亡。當通過死亡的門檻（例如：確認患上末期病患），就由預料之外走到預期之內，剎那間死亡變得更貼近和確切。

關注死亡，到底是觀察某一個時間點發生的死亡事件？是應該關注整個臨終的過程？還是應該思考死亡之後的事？不少醫學倫理著眼於生物機能的死亡界定，以及如何挽回生命。臨終過程，則是護理界和生死教育者最關心的。宗教傾向解釋死亡事件往後之事。華人受道家影響，有延年益壽的念頭，健康產品和人生智慧的片語都在引導人思考如何推延死亡。有些倫理學者喜歡探討救活（或取去）某人性命時，各種行動的合理性。喪葬業關注事務如何以禮達情。輔導界直接進入在生者的感受，尤其哀傷的過渡。古今中外的哲學家都探討死亡本身的意義——若死亡的定義是生命的終結——則進而探討存活、存留等意義。

種種領域探討死亡的重心各異，但就生死而言都具有深刻意義，形成關於死亡的立體面向。

訪談過程

2018年1月至3月期間，研究中心以「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死亡的看法調查」為名，在機構網頁、電郵、報章廣告、工作的人際網絡裡作宣傳，邀請嬰兒潮者受訪。

會面都是單對單的，並在兩小時以內完成。過程中，訪談員使用半結構式的問卷，既有固定問題，亦容許訪談員在對話中追問，或引發受訪者進深分享。訪談的內容包括了受訪者對於親友離世前後深刻的經歷、對於自己患有末期疾病的假想，以及透過一些描述死亡的短句表達看法。

訪談員取得受訪者的共識後，在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部份錄音交由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羅耀增博士的團隊進行謄稿，另一些錄音則由研究中心團隊謄寫。校對稿件的工作、編碼、分析，以及匯報結果等工作，均由研究中心負責。本匯報所披露的內容，均遵守不能辨認該受訪者身份的原則。

16人

共有16人參與訪談，其中11位是女性。受訪者出生介乎於1948至1966年。他們的父或母至少已有一人過身。雖然研究中心沒有限定只有基督徒可參與是次研究，但回應訪談絕大部份是基督徒，這是本中心的固有限制。而願意付出長達兩小時參與訪談的人，實在難以排除他本身對死亡已有獨特的看法、受某些原因影響而特感

興趣。再次提醒讀者，注意他們每個人的想法都有獨特的脈絡。在閱讀他們的想法時，不時都需注意，該想法並不完全反映所有香港嬰兒潮基督徒的想法。按其普遍性和分析者對脈絡的理解，或能嘗試理解為「甚少人／有些人／許多人會這樣想」。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可見於表二：

表二：受訪者背景資料列表

受訪者編號	性別	信仰	婚姻狀況	興趣或專業	長居地
1	女性	基督教	未婚	從事死亡研究	香港
2	男性	基督教	已婚	喜歡歷史	香港
3	女性	基督教	離婚	從事殯儀工作	香港
4	女性	基督教	已婚	(沒註明)	香港
5	女性	基督教	已婚	生死教育義工	香港
6	女性	基督教	已婚	長期病患者	香港
7	女性	基督教	喪偶	社工	香港
8	男性	基督教	已婚	生死教育者	加拿大
9	男性	基督教	已婚	喜歡思考哲學	香港
10	男性	基督教	已婚	常參與喪禮事務	香港
11	女性	基督教	已婚	關懷臨終義工	香港
12	女性	基督教	已婚	(沒註明)	香港
13	女性	基督教	已婚	(沒註明)	香港
14	女性	基督教	未婚	教會傳道人	香港
15	男性	未有所屬信仰	已婚	受歷史學訓練	香港
16	女性	基督教	已婚	參與生死教育者	香港

關鍵敘述

在整理一眾受訪者的對話，找出類近、重複、關鍵的對話內容，編作概念短句為每個段落的標題，用以歸納受訪者對於死亡看法的某種面向。

死亡是終結，也是重新聯繫

死亡是身體生命的終結，人與世界的分離，再沒有物質層面的連接。受訪者形容死亡如燈滅，又如樂曲有開始，則有完結，就像走完一段路程一樣，好像在世的事與死者不再相干。這種分離使在生的人感到孤單、掛念、悲傷、慘痛和不捨。

死亡卻有它自身的吊詭性。死亡意味著關係失落，但其他人同時會因為與死者的關係仍然存留，以致使在生的人再次聚集，形成某些新的關係。

「他死亡就突顯了關係的失落……如果個 family (家庭) 是破碎的……其實會有影響……例如是否出席就是最重要……死亡突顯出來中國人社會的關係的複雜性。」

受訪者 11

「這些場合你通常都能夠看見那些你很久沒有見面的人，可能有些人已經 10 年沒有見面了，那些人我沒有特別通知他們。但他們知道了，就會特地前來。他們來到之後，我覺得這是一個聯繫，是一個由死亡帶出來的聯繫。這是很特別的，因為本身這件事是一件很 sad（傷感）的事，怎料竟然可以重新建立一些新的關係。」

受訪者 11

死亡是既定，也是意料之外

死亡是必經階段，對於已經接受了這種想法的嬰兒潮者，或會感到有點處之泰然或看得有點淡薄。受訪者以「萬物皆有定時」或「閻王要人三更死，不可留人到五更」等宗教諺語來描述這種既定的性質。由於人對死亡的控制能力很低，故此，感到要珍惜人和事。

無常是他們對死亡的另一描述，就是指到雖然肯定死亡會來臨，卻難以預料。即使是已知自身患了絕症，還是英年早逝，都是難以預測的。這意味著，人生可以好短暫，因而促使他們意識到的人尋找生命的意義，或去著重人文關懷等。

無人能準確預算死亡，專注尋找在生意義、完成人生責任等或許看來更重要。這都使人往往與死亡產生距離感，即「死亡好像很遙遠」，於是就不傾向預先交代身後事。

「我有一個很有趣的想法：我喜歡唱歌，唱 KTV 是計時的……說你唱到 10 時通常都會有少少 allowance（補助），唱多十幾分鐘，最後的數分鐘會一邊唱，一邊偷看職員何時來收場，就像一種臨死前偷看死神來到沒有……要珍惜最後幾首歌。」

受訪者 9

好死是預料之內

甚麼是好死？從受訪者的分享中，至少有兩個常見的概念：痛苦短少和預料之內的死亡。

正因為死亡會為家屬帶來照顧的壓力、疾病和醫療各自本身帶來的痛楚，往往使人變得沒有自主和尊嚴。臨終的痛苦為人帶來恐懼和無助感，反而死亡事件本身未必可怕，甚至可以說是脫離這些負面的狀態。而不少人提到，突然在睡夢中去世是一種理想的死亡形式，因為身體要承受的痛苦較短較少，看來是較輕鬆地過身。

有些人是年紀老邁地臨終，或身邊的親友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接受死亡，有充裕的時間跟親人道別等，這都算是好死。對於有信仰的基督徒來說，好死是知道自己死後去哪兒，會減低可怕的感覺。

「我有心理準備，我可以預備，知道他何時走……差不多完全是掌握到，你又可以安排人見他最後一面，甚至看著他沒有氣……我們可以 body touch（觸摸身軀），可以握著他的手，可以道歉，道……即我之後學的東西，即道別、道謝、道愛，全部做了。道歉就，我覺得自己沒有甚麼遺憾，所以不用道歉……總之我覺得 good death（好死）是這樣。」

受訪者 11

死亡的信仰演繹

由於大部份受訪者為基督徒，他們少不免也會以基督教的進路演繹死亡。「回到主懷裡」和「派天使來接走」是形象化的描述。「在世任務完結」，「生命的高峰」及「去到另一境界」則是概念性的描述。有些是福音性的：「十架把死的毒鉤移除」，以致人最後「只須向主交帳」。

「平常閒聊時我們會這樣想……誰先死，誰就更幸福。（為何？）我們先死的那個就先回到天家。」

受訪者 10

「我們宗教是這樣看的：上帝覺得我在世上的事已經完成了，何時叫我砰一聲就回去天家囉……我的至親已經信主，就可以一齊，只是我（先）回天家，最主要就是看我們對死亡沒有太過恐懼……」

受訪者 13

死都要有貢獻

不論是遺體處理，還是傳遞價值觀，「唔好嘍（不浪費）」到底是香港人還是嬰兒潮一代的特性？在此不容易判斷。但明顯盡用不浪費、要有貢獻，都是在受訪者裡相當共通的準繩。

或許受到近年骨穴及骨庫稀缺影響，他們認為葬位是浪費了地方和金錢；另一邊廂，對於使用遺體作為肥料（撒骨灰）或醫學用途等，則每每有正面回應，覺得「能貢獻自然」、「燒了最終只是浪費」、「是軀體最後的貢獻」或「助人為快樂之本」。

對於死前要把價值觀傳遞下去，他們都強調要有貢獻、盡責；為自己或上一代紀錄生平時，不少自我期望都是貢獻人文歷史。「要有用」的心態是顯而易見的。

「（遺訓）一個人要覺得自己有用，對社會有貢獻……我覺得我的前人一生人都做了很多，我覺得我自己都可以做很多事，我都叫我兒子好好發展自己。」

受訪者 7

「我都同家人講咗，如果過咗身，唔使葬我，將我啲骨灰撒咗佢。（點解）費事阻礙

個地球、污染個地球。(你指……)你擺去個墓地度都係污染個地球，骨灰撒咗佢咪變成肥料……你霸咗人咁個位，咁你就污染了地球，個位冇生產力。」

受訪者 15

「我覺得所有人都係塵土，你燒咗佢對社會係咪有幫助？……如果我可以有我剩低嘅軀殼去貢獻社會，我就會揀做無言老師。」

受訪者 6

「(死前身體完整，重唔重要)因為我自己有個意願，做大體老師嘅……我都死啦，即係我係在世嘅意義已經冇咗嘛，我係死後個個意義，就係話我可以留低一啲嘢，都仲叫做有少少用，個意義係度。」

受訪者 13

死不累人

「不要麻煩人」的想法與上一個概念「死都要有貢獻」相互輝映。就好像，有用的人，自然不會為他人帶來麻煩；麻煩到別人，好像自己很沒用一樣。

在患上重病甚至成為植物人時，自己將會成為別人的負累，連累到其他照顧者要承擔財政、體力、心力和實際設施的困難。部份受訪者認為不應如此勉強維持生命，因為會麻煩到別人。

在老年時，自願入老人院，而且預先訂立遺囑等，都是可以避免麻煩他人。

部份受訪者同意在大海、公園或森林撒灰，意味著不用後人為安置、打理墓地、拜祭等問題而煩惱。

縱然如此，仍有部份人的想法是樂意在臨終時麻煩親人。「雖然麻煩，但是有意義」，他們會認為，容許家人幫手照顧，其實是反映了親人間的關係和責任。

「一般人都唔鍾意麻煩到人。我好驚自己會成為其他人嘅負累。因為我自己都會照顧人，我知道照顧人係好辛苦。體力上同精神上都好辛苦。當然我都唔會想我身邊嘅人去經歷呢啲痛苦，所以我會盡量想將麻煩佢咁嘅程度減低。」

受訪者 5

「麻煩其他人是可以的……不過我本身不想麻煩人，但因為我做慣照顧者，我去照顧人時都賦予了我人生意義，所謂麻煩，對那個人都好重要。」

受訪者 11

「(植物人應該唔會?)係啦，走咗去算。因為植物人九成都係瞓喺度等人照顧。係一個負累，又浪費資源，家人又成日有個心願未了。」

受訪者 3

「可能都是撒灰……放在這裡 10 年，20 年，30 年，40 年後會怎樣呢？何必留這些在世界，撒了灰，最低限度是撒灰不需放下甚麼，甚至……不需人理……如果要紀念一些事，在心裡紀念，有幅相在家其實已足夠。……我覺得倒不如不用做這些繁文縟節的事。」

受訪者 12

記憶和牽繫

好些受訪者會為自己或自己的長輩紀錄生平，存留一些文字、錄音或錄影，撰寫自傳或述史紀錄。這樣做有紀念之用，也有些人是為了讓後人明白死者和自己。除此以外，幾位受訪者認為，這樣做貢獻於歷史，可以成為戰時和戰後一代獨特時期的史料。

儘管他們對於是否需要拜祭的實體空間（墓碑、龕位）有不同取態，但沒有忽略死者與後人的牽繫。即使有認為傳統的拜祭空間意義不大，取而代之的卻是希望後人以用過的物件或相片作為紀念的媒介。另一些人注意到，墓碑、龕位等是讓後人聚集的契機，以維繫親情和表達孝心之用。

「錄音帶或者寫低一尖嘢，有個好處就係，佢可以 repeat（重覆）咁去聽返睇返……你今日擺低尖嘢，可能成為到佢嘅一個好重要嘅歷史時刻……」

受訪者 2

「我有寫日記的，現在還有寫。我希望能夠把所有日記集成一本自傳上傳上網。沒有人看也不要緊，當作一個歷史見證……現在越來越多 baby boomers（嬰兒潮出生者）退休，都是受過教育……互相寫作，我講你寫……見證這一班 baby boomers 的歷史，例如可以了解一下某個傢伙 70 年代的時候，是怎麼樣的，這些若果不寫下來的話，就會流失。」

受訪者 9

「我覺得，歷史嘅嘢唔係睇本書、雜誌就可以睇到，仲有民間好多唔同嘅事，有件事過去咗，死一個就有一個……以前好忙，就有乜心機去聽呢啲事……以前唔會有文字記錄，靠過去記憶……能夠從佢口裡講得出以前嘅嘢，一來做一個記錄，二來對於其他親戚朋友，當牽涉到佢嘅爸爸媽媽嘅時候……係大時代入邊，佢做過乜嘢好傳奇性嘅事。」

受訪者 15

安葬形式的選擇

土葬讓不少港人感到奢侈或浪費地方，這容易歸因於香港土地政策的特殊處境，不

少遺體下葬時是土葬，但多年後仍要起骨燒為骨灰，另覓地點安放。已移民的嬰兒潮受訪者提出，土葬的話就最好在外地，容易找到合適墓地，價錢亦較化算。

即使是戰時一代，也會考慮現實，務實和灑脫地提出火葬。畢竟，在香港安置骨灰比入土為安要容易一點。在人心裡，或多或少會感到火葬有點殘忍，即是燒了身體，形態有點恐怖。

「香港……現在就火葬，瑞典就冰葬……如果可以選擇，我希望土葬。我 20 年前做傳道，那時鑽石山火葬場讓人入去看。火光熊熊，棺材燒著，屍體彈起，火透明的，其實恐怖。我欣賞冰葬，新、環保。（冰葬？）將遺體，脫衣服放在台上，有機器高壓液態氮蓋住，變一塊冰，將冰碎裂。這就環保。我覺得不土葬就冰葬，但香港不能……我希望香港可以做得到。」

受訪者 1

通感：遺體仍是我嗎？

身體是人在世上活著的實體展現。那麼，生命終結了的身體，仍然算作是「我」嗎？這是人類學（anthropology）要回答的問題。受訪者的回應呈現了一種通感的觀點，即人的印象裡，遺體和骨灰仍與「自我意識」有些連繫。

受訪者會形容放置骨灰是「有地方瞓」、「住」、「安頓」，又或是形容買較大的墓地，可以「睡得」舒服一點。即使是對撒灰的想法，也有一樣的現象。在花園或森林撒灰要考慮景觀開揚、環境清幽；在大海撒灰則考慮會否冰冷和遇溺。考慮火化時，則會擔心死者仍有一絲感覺，會痛、殘忍、不人道。

「將自己嘅骨灰灑落去森林同花園係有意義嘅，大海就太冰冷，森林就可以將自己貢獻畀個森林和植物，養育咗一棵樹咁……骨灰花園太過求其，應該要做靚個園圃，同埋成個過程都係求其嘅，有時啲骨灰磨得唔夠細，我覺得唔夠尊重……我覺得安放好就係一種尊重。」

受訪者 5

「我買了三塊墓地。（為何三塊？）我諗住無咁迫……兩個人三個位……好似家人一樣，可以兩個瞓得好舒服囉。」

受訪者 4

軀體：遺體不是我嗎？

又有些受訪者認為死後餘下的軀體，意義不大，不太重要。讀者在此可注意到，與前段的觀點是前後矛盾，但難以歸納出「嬰兒潮者想法矛盾」之類的結論。反而，這反映出這群人對於軀體與自我的意義有著幾種主線思想。前段提及的思想是自我

與身體的連繫，此段提到的，則反映人對身體的價值的看法。

對軀體取態負面的人認為「身體是廢的」、「不再被身體困住」、「身體不重要」、「身體是臭皮囊」等；相應的想法就是，「意義」、「抽象世界」、「靈以及關係」等才是重要。

此外，有受訪者提出軀體完整的期望，想留全屍而不想被切開。死了的身體不過是壞了和不再運作的機器，出世時是完整的，離世時也想一樣。

「軀體未必帶到一個好大嘅紀念價值……留番啲骨灰喺度做紀念都有意思……我嘅用過嘅物件都可以紀念到，唔需要用身體去做紀念。」

受訪者 5

「我哋都信咗主，都明白其實身體只係個臭皮囊，但我覺得生命唔係個軀體度，而係個靈嗰度同關係度。」

受訪者 2

「我們基督教會覺得只是去了另一個國度，即是返了天家，即她不用……（被）軀體的困住……那只是軀體，假如我失掉一隻腳，但我也已經死了。最重要的是那意義的世界，抽象的世界。對我而言，這只是我的身體。」

受訪者 11

待祖以心，待己從簡

葬禮的功能和意義都備受肯定。

禮儀有助親友互相陪伴、讓生者有懷念的機會，藉以帶來安慰、雪中送炭、傷痛治療的契機。在喪禮往往反映了人倫關係的複雜性，人與人感情的深度，往生者在世時的權力等。此外，回顧死者一生，對於受訪者而言是信仰的見證。

不少人提到希望自己的喪事從簡。背後想到的是懷念已經足夠，又會考慮到環保、性格低調、不要麻煩別人、節儉等。相對而言，他們認為關係更重要，即生前見面或在喪事中現身等，都反映了重視關係。但對於他們自己的長輩過身，受訪者都顯得重視和隆重，反而沒有對待自己那般「從簡」。這涉及到他們盡孝、盡義務的想法。

「一係就用園林，燒後做肥料，一係大海，咁就唔使風光大葬。佢哋（子女）可能會否決我。佢哋可能會唔捨得，覺得我係如果咁樣死咗之後好似沉沉默默咁撒咗落海就算數……（但你又幫家人做了碑）我家人同我講，火葬唔緊要，我想過我家人最怕痛，如果佢有丁點知覺，火葬就……所以家人就話『唔好幫他火葬，土葬啦！』咁就改變了。可能我子女都改變我。但係我家人如果知道我幫佢土葬，佢會更加覺得我孝順。」

承傳「我的……」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要在死前向後代傳遞某些正面價值觀，如要孝順、愛家庭、開心過活、行善助人。遺訓，是一種普遍的想法。

有些受訪者表達出，要傳遞自己獨特的價值觀，他們重複「我的……」句式，讓後代知道「我的人生經驗」，包括工作生活平衡，婚姻關係的經驗，明白「我的思考方式」，然後跟隨而行，或是考慮「我待人處事的方式」。

「人與人嘅關係唔係淨係最尾個句說話嘅……反而係你平時同佢嘅教誨囉，我就覺得呢個先最緊要。佢明到你個 mindset (思考方式)，或者你點去處事待人，咁已經無敵……如果佢明白我做人嘅原則，我覺得已經足夠……唔單只係我識做個樣嘢，而係識點去想我點去做個樣嘢。即係如果喺我呢個 position (位置) 你面對緊呢個問題呢，你會用我嘅想法去思考，咁已經得架啦……當然啦你話係咪 100%，咁一定唔會啦，但係唔緊要。」

受訪者 2

N+1

談及死亡，少不免聯想起後事。除了前段已提到的遺訓，還有遺物、遺產、遺囑等。

一般受訪者都沒有考慮遺物的處理，基本上也採取了順其自然的態度。已訂立遺囑的人，多數是為了免卻他人麻煩；沒有的，多數考慮在平日閒聊談談就算，或是在特定條件下才做，如到了人生最後階段或病重將亡的日子。考慮遺產安排看來是因人而異，視乎其家境貧富、家庭關係、家庭成員組合等，但也有參加者為安排遺產賦予教育後代的意義。

「我同人講，如果你再唔明、再唔捨得，只需要做一樣嘢，你只需要覺得神同你嘅仔女一樣咁重要……一屋就是 N+1，N 就係你仔女，如果你有三個仔女，加一就係四，就將你啲嘢除四份……就將筆錢留（一份）畀孤兒院、宣教、難民、第三世界，剩返嘅錢你嘅仔女分，咁樣對你嘅仔女都唔會有好大影響。」

受訪者 8

床邊的信仰

華人的民間信仰會考慮到死者與生者互動（如：頭七還魂），需要後人供奉（如：裝香、燒祭物），墓地安葬影響死後生命及後代福祉（如：墓地風水、破壞墳墓作為詛咒）等。對於絕大部份有基督信仰的受訪者來說，死後生命是重複指示的概念。他們提到「上天堂」，或意味著在世的鬱結將會得到化解。上天堂與永生是同義，這好

比一份無價的禮物。他們分別形容「上天堂」為「生命最重要的事」、「幸福」、「永遠不短暫的盼望」、「無眼淚、痛苦或折磨」。這些原因，促使他們傾向在床邊傳教，不論那將死的人是否聽得到。

此外，死後生命也意味著重逢和重生。人會重生，則墓地的意義不大。死後能重逢，意味只是暫別，從而否定傳統那種人死如燈滅，以及其虛無的含義。這種重逢的信念，令到在生者傾向安然釋懷，因為知道對方去了哪兒，而不用擔心。至於不肯定死者是否得救的人，則會表示擔心、傷心和遺憾。

「我哋就相信有永生，呢一樣嘢好重要，呢一樣嘢係極重要，你要喺死亡之前信咗耶穌，就算係彌留時床邊佈道，唔知佢聽唔聽到，但係都照做，我哋做咗我哋可以做嘅嘢，呢樣係極重要嘅，唔做唔得……呢個係一個永恆嘅意義，例如我哋喺人生幾十年，我哋都覺得咁重要，我哋好著重生活質素，我哋好著重我哋身邊愛嘅人，我哋都咁著緊，如果呢件係一件永恆嘅事，我哋都應該用呢個邏輯去思想。」
受訪者 10

「醫生都話佢已經接近臨終。我收到訊息，就去到醫院為佢祈禱，都會同佢屋企人傾偈，關心佢哋……祈禱時，婆婆就喺我祈禱嘅時候安息……佢家人睇到……覺得好釋然，覺得傳道人祈禱嘅時候家人安息，好安慰。」
受訪者 14

惜別會

面對臨終的最後時光，人有何反應？

如果是在生者面對他人的臨終，會傾向表達關懷。使用聯繫對方的肢體語言，觸碰、擁抱、擦眼淚。有些人會道別與道謝、安慰對方不用掛心後人，或嘗試抒解人對死亡未知的緊張。

送終時刻，家人陪伴是最重要的一環，在旁唱歌、靜待等。在文化意義層面，家人齊集意味了有福氣、不孤單，是一種在生者對死者的責任。有信仰的受訪者提到，他們會向臨終者提及「跟著耶穌走」、「耶穌會來接走你」、「天堂再見」、「叫他認罪」等。又會為他們減去身體不適和信耶穌等事情而代禱。

如果自己是臨終者時，他們則希望有充份時間跟世界和親友道別，珍惜最後的相處，懷緬往事。因此，有人提出在死亡前預先舉辦「惜別會」的做法。不少人提出希望完成最後的意願，包括見到後人結婚，計劃最後要與誰見面，說些平日不敢說的話。

「佢患絕症，知道還有幾耐命，就會在生時有惜別會……見返晒所有識的人，咁又幾好啱……你有好多好朋友，又或者關心你的人……我覺得係雙向，要人關心你，你都要俾人關心你。」

受訪者 3

「最近流行會出席自己葬禮，幾有趣。(即是惜別會?) 對啊，有個名人，是上海灘那個老板想辦，但來不及就走了。我會看情況……若果身體已經不能反應，就不要辦，好像令人很難受……會尷尬」

受訪者 9

不是不說，是不想聽

參與訪談的人樂意談論死亡。他們認為嬰兒潮者已經不是「古老十八代」，也沒有甚麼禁忌。可是在他們身旁，仍然會有些人拒談死亡。

那些人拒談死亡，或是出於自身的忌諱，包括不想在伴侶在生時就談論對方的後事、也認為不可與上一代開放討論死亡，又或是怕朋友誤解了自己對人生態度過於消極。

也有些時刻，不是自己忌諱不說，而是對方不想聽。

談論死亡，有著詛咒對方快要死亡的含義。人亦會因為預期對方有所忌諱而拒談死亡。例如，醫護人員預計家屬忌諱而不清楚說明病人將死。在華人有趨吉避凶的信念，認為死亡不吉利，有讓其他人避開與自己相關的死亡事件的責任。此外，與長輩談論死亡，會惹來心懷不軌的質疑。

忌諱也會出於避免觸碰痛處。當預計老人知道自己兒女過身，「白頭人送黑頭人」時，有些人都會選擇避忌而不談那些死亡事件。又或是深知對方不願提及痛苦回憶，有「崩口人忌崩口碗」之意。

「(訪問未提及甚麼嗎?) 其實係開心……死亡，唔係咁多人肯同你去傾……有陣時當自己同一啲朋友講話，自己消極的(想法)，佢就話：『唉，洗乜咁乜嘢啊。』即係朋友會覺得，你唔洗咁消極……『你有病唔醫?!』……佢覺得驚，如果我再附和你，容乜易你睇唔開……有陣時，人真係唔係樣樣嘢都可以咁坦誠、咁坦白講出來，呢個都係一個機會我可以將我自己唔係咁容易去同人咁講嘅嘢去講。」

受訪者 16

觀察與迴響

今次進行「16位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死亡看法」的過程充滿挑戰：死亡這一個課題，雖然在現今社會中已漸少忌諱，但若要求人們「認認真真、坐定定」去談論，又不是人人都有這樣的心理準備的。研究中心十分感謝參與是次訪談的16位參加者：他們都是「有心人」，坦然與我們分享他們由幫忙長輩身後事、到自己如何準備死亡，以

及對自己身後事的看法。研究中心實在非常感激他們的付出和坦誠的分享，願主記念他們的辛勞！

要在匯報歸納出所有對話時曾提及的課題，實不可能。事實上，在這 16 人的對談中，就算找到了共同的話題，不同參與者也可能有相異的意見，要將之作出整合的難度可想而知。

死亡不變，然而，人對死亡的態度和看法卻置身於轉變之中，的確，人不論多富有，多健康，都逃不過死亡。可是，香港嬰兒潮一代，受惠於社會進步，社會文化的開明，以及生活知識的開闊，生活較富裕，平均壽命較長等因素，對於死亡的看法，的確對比於他們的上一代，有更多的體會和思考的空間。生命到盡頭，必然一死，雖然是不變的事實，但如何作心理準備，對於臨終的安排，死亡一刻，以至身後的安排等等，其實都有很大的思考空間。身處於這個世代，對於善終、寧養，臨終一刻，安息禮儀，以及安排身後事等事情，除了本人，家屬、親朋，醫護人員，牧者等，都是一個人生命終結時的「持分者」，每個人都有很大的探索空間。以下是在 16 位受訪者的訪談中有意義的觀察：

- 一、「一定要盡點心意」與「唔想麻煩到人」的矛盾：在訪談中，很容易觀察到一個「吊詭」的矛盾：受訪者因著有曾照顧父母及參與安排長輩身後事的經驗，在處理過程中，往往都有「盡多點心意」的想法——希望將事情做得妥貼，安排得好，就是對長輩們盡上一份心意和敬意，視之為應有之義。但是反過來看，受訪者對於自己身後事的安排，大都有著「一切從簡」的意願，而有趣的是，這也是同樣出於「愛」的心願——不想因自己的事，麻煩到後輩和別人，叫別人安心，而不是愁煩，才是最好等等。這種想法，普遍出現在受訪者中，當中在人倫關係裡，如何表達和接受愛護、關係和盡上心意等，都是很好的研究課題。
- 二、「人死如燈滅」與「關心死亡之後」的相異：古語有云：「人死如燈滅」，死亡之後，入土為安，各安天命，與人無尤，這是中國傳統對死亡的看法。可是在訪談中，「死亡之後」的對軀體的「通感」，其實是深深地牽繫著自己、家人與親朋的心情。就如訪談中，對於身後「土葬還是火葬」的安排，有受訪者說到，會顧及「家人生前怕痛」等因素而作出選擇。這對於 16 位訪談者中，絕大部份都有基督信仰的背景之下，是十分有趣的：我們既知道，人死了有永生，身體衰殘但有復活應許等，同時仍會介意自己身後的軀體如何「被處理」，彷彿這身體，在死後仍是代表著生命的一部份。
- 三、「要死得有意義」的情意結：另一個有趣的觀察，就是很多受訪者，都抱著「人就是死了，都要有點用處」的心態。不只一位的受訪者認為，人死後最緊要「唔

好嘍（不浪費）」，土葬身體可用作肥料、節省地方不要浪費土地資源等。這種直到死後仍要「精打細算」的精神，真是這批「嬰兒潮」的共同點，也是他們身處那世代的香港社會的寫照。

四、「我要被承傳」：最後，是承傳的觀察。很多時在中國人社會，「承傳」和「繼承」就是意味著「分身家」：很多時我們對身後承傳的著眼點都是在錢財，家業的分配，並不時出現爭議的情況。可是，在 16 位受訪者眼中，他們的生活態度，做人處世的精神和思想等，其實比如何「繼承身家」更重要，也更上心。這對於華人社會關於「承傳」的想法和重心（是金錢重要，還是精神行先？）應有更多的再思。

我們深知道，16 位受訪者，的確反映了一些香港嬰兒潮一代人對於死亡的共通看法。不過，基於受訪者的信仰、家庭背景、生活習性、興趣等，會同時影響個別的獨特看法，歸納功夫是無法避免地盛載以偏概全的成份，但求盡力引起讀者共鳴。深願這一次訪談成為整個議題完整圖像的一小部份。我們相信，在今天香港，我們的社會，有空間和能力去更深了解臨終、死亡等課題，也能有資源將醫護，治療，寧養，殯葬安排等做得更好，更具意義。

參考資料

1. Chan, Cecilia L. W., Amy T. M. Chow, Samuel M. Y. Ho, Yenny K. Y. Tsui, Agnes F. Tin, Brenda W. K. Koo and Elaine W. K. Koo.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Bereaved Person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Meaning Making and Continuing Bonds." *Death Studies* 29, no. 10 (2005): 923–947.
2. Creswell, John W. *Qualitative Inquiry &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7.
3. DeGrazia, David. "The Definition of Death."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6. Latest revision Aug 9, 2016.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death-definition/>.
4. Heath, Iona and John Berger. *Matters of life and death: Key Writings*. Oxford; New York: Radcliffe Publishing Ltd, 2008.
5. Hsieh, Hsiu-Fang and Sarah E. Shannon. "Three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5, no. 9 (2005):1277–1288. DOI: 10.1177/1049732305276687.
6. Hsu, Chiung-Yin, Margaret O'Connor, & Susan Lee. "Understandings of Death and Dying for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Death Studies* 33, no. 2 (2009):153–174.
7. Luper, Steven. "Death."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4. Latest revision Oct 17, 2014.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death/>.

8. Owens, R. Glynn and Sheila Payne.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Death and Dying." In *Qualitative Health Psychology: Theories and Methods*, edited by Michael Murray and Kerry Chamberlain, 148–163.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9.
9. Owrain, Doug. *Born at the right time: A history of the baby-boom gener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10. Roser, Max and Esteban Ortiz-Ospina. "World Population Growth." *OurWorldInData.org*. Last modified April, 2017. <https://ourworldindata.org/world-population-growth>.
11. Schroer, W. J. "Generations X, Y, Z, and the other." *WJSCHROER*. Accessed May 15, 2018. <http://socialmarketing.org/archives/generations-xy-z-and-the-others/>.
12. Timmermans, Stefan. "There's more to Dying than Death: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 End-of-Life."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s in Health Research*, edited by Ivy Bourgeault and Robert Dingwall and Raymond De Vries, 19–33.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0.
13. 何永煊。《香港人口趨勢及香港人口政策》。2014。網址：http://www.ideascentre.hk/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4/02/HKIC2014-Feb-6-talkF.HOpdf_.pdf，見於 2018 年 5 月 15 日。
14. 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7。
15. 陳曉蕾。《平安紙：關於我》。香港：三聯書店，2016。
16. _____。《香港好走 怎照顧？》。香港：繼續報導、三聯書店，2016。
17. 陳曉蕾、蘇美智。《死在香港 流眼淚》。香港：三聯書店，2013。
18. 陳曉蕾、周榕榕。《死在香港：見棺材》。香港：三聯書店，2013。
19. 韓江雪、鄒崇銘、廖偉棠。《香港的鬱悶：新生代 vs 嬰兒潮世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20. 馮家柏、陸亮主編。《坦然——面對生死的 21 堂課》。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2018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如欲轉載，請與本中心聯絡。

關鍵字：嬰兒潮，死亡，臨終，安老，寧養，喪葬，殯儀，訪談